

原

书

缺

页

這不是爲要出書而寫的書啊！

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。」這書的原稿的第一個讀者，是事業的共同努力的朋友銘勳君校閱的，我們一道自滬赴鎮的車廂中，他犧牲瀏覽窗外風景的機會，他忘記他應休息的時候，他匆匆地閱了一遍，又加上標題，同行的自俺君也幫同了工作。我攜回家後，又請我的朋友冬蕪君加以校閱，然而我還是不敢自信的。

這是生活的書，裏面沒有華文，更沒有要宣傳什麼主義的理論，只是生活之果而已。

給這書抄原稿的是個幼年的同窗，給生活磨折而成了一個像衰老的人了。生活的極度拮据中來幫我趕抄這部稿子，我很感到不安的。

我要敬爲此書出版盡力的諸人致禮表示謝忱！

一九三四，三，九，在安慶的故居。

一九三三年前兩月的信

(5)

我看，我們對屠女士最高也不過希望她是一個同情者。您竟以為
她能到那沙漠一般的新安去生活嗎？

如果真有這樣一回事，那你沒有將我們真實的情況透澈的使她
了解了。不過，我總不信有這樣一回事的。

倘是她介紹人去幫助我們的忙的話，也得將各方面最切實的必備
的條件商定妥當。我們是生活慣了，已無所謂。一個無生活素養，或
無志趣的人，是絕不可勉強的。

好在就有事實來證明究竟。

井一兄有以五十元在新安養鷄的計畫。養鷄的一切，我完全不知
道。但就另一事件的經驗來說，恐五十元不夠。

我意，你如能抽出一點錢，不如補助他多學一兩種技藝，同時我
們再積極的籌措比較充足一些的經費。

明春經費是無多大希望。我這次到滬看得很分明。如其五十元養
鷄事業不能擡持，又牽累了一個人向上的自由，是最不經濟的事。您
與井一兄覺得這話何如？

無錢，哥哥的葬事不能進行。祝康樂！

1932, 12, 23.

我的母親。

我敬愛的小朋友們：

這次離開您們到南方來，惟一的目的，惟一的使命，惟一的工作，就是為了要照應我的母親。我的母親，她是個經歷世上憂患，熟

原书空白页

是危險。

我是第一次和他晤面，他不期然而然的告訴我，他正在改變方針。他要和資本家脫離關係。從窮困中把自己的教育主張樹立起來，並要努力發現窮方法。但他如這樣一來，目前各方面不免就要感到痛苦。我是衝口而出的主張他即變。而且說未免晚了一點，不過尚不嫌遲。祇要我們能努力，祇要我們能創造，何愁教育的主張不能實現。

自然學園和通信學校都不成多大問題。工學園受影響。但近在咫尺，都有辦法。惟有我們的新安，倒有些成問題了。遠在江北，一則遠水不救近火；一則毫無生產準備。我曾幾次的向他嚴重的要求給新安以確實的力量，但他沒有答復，祇是問非所答。我最後說：「您的事業太多了，我不能不給新安要求您給他一種確定的力量！」他立即惱起來，覺得我有些冤枉了他。他說他是都有計畫的。幸好我訪冰後，得來了一點確實的佐證，纔將他認我爲冤枉了他的地方折服了。他是個感情高出於理智的人啊！

信剛寫兩頁，夜已兩點，就睡了，昨天一天都未能續成，又延了一天了。

新安是我們的，主力要從我們自身上發動起來。他們，就是陶先生也是自居在補助力量的立場了。當然，我們要盡量發動我們的力量，同時，還得盡量容納這補助的力量。

竹園對於我們，在這次來淮後，是與我們要更接近些，我們不要輕易的忽略了他。

